

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6 1954

T4614 /4511

韓非子

卷之十七

伍

陸之伍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

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得及子罕為出彘罕行

國畏之因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恒為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

之比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

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今共操彈則曲不成

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瀛川氏圖書印

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

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

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

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而不發五

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田鮪知臣情但當

蓋因不須私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

儀辭魚以為達法受魚則失魚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

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

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

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

之王遂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而况借於權乎方吾知入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

况君權可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趙

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趙

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

於虎目遂右或言平陽君之自甚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名薛疆行

四殺言者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闢有吏雖亂而

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不聞有亂民

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

而有獨治之吏。于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

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動引網綱則萬

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

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

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

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

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

兌用趙餓主父也

⑤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

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

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

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

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

人飢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

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勿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

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①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羸。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羸也。羸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

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羸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羸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

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

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

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造

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

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

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

池，駢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眾久

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

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

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

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

馬駢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

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

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

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常為圃地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②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

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  
 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  
 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  
 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  
 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  
 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  
 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  
 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  
 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閻也。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  
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  
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  
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  
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  
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  
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地而生也。蔬棗採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棗採

果棗粟。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  
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  
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  
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  
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粟。足以活民。是用民有  
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  
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  
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



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③子之相燕。賚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

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

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

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歿。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禡之資在子之也。故吳

韓非子 卷之四 九  
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

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僞。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④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

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

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

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

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

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

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

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

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

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  
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  
免亂。術則國之  
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  
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枋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  
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父之用趙也。餓殺  
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枋檠。故身歿爲  
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

王。入趙則獨聞李父。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  
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  
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  
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  
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  
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  
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  
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  
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

韓子卷十四  
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⑤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

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墮之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鈎飾在前。約鈎也。錯鍍在後。鍍鍍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

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鍍。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四終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

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

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